

吉林作家丛书

王汪 中篇小说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王汪中篇小说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王汪中短篇小说选

WANGWANGZHONGDUANPIANXIAOSHUOXUAN

王 汪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

封面设计：何 武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9.625印张 6插页 471,000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3,11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定价：3.85元

作者小传

王 汪 原名王宗昌。一九三〇——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一年，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依山傍水的黑石镇。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工作。自幼习务文学，创作活动始于二十五岁。一九五五年初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《我的爷爷》，受到文坛关注，翌年在东北区优秀文学作品评奖中获三等奖；以此篇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同期间世。

“文革”前与粉碎“四人帮”初期，主要从事农村题材的短篇创作。一九七九年起，继承老一代东北作家群的先业，以东北沦陷时期——伪“满洲国”的殖民统治下的社会生活为题材，“绘关东风云，状众生悲欢，借离合之情，书兴亡之感”，写出一系列中篇小说，如：长篇《孤城残夜》、《她从大海那边来》、《装男扮女》，中篇《寡妇门前》（获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优秀中篇奖）、《雪封关东》、《店家女与滚天雷》，以及中篇小说集《人逢乱世》等。

一九八〇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理事、驻会专业作家，驻会专业作家，并为吉林省七届人大代表。



王汪

寡妇门前

晋二喜，昨天还闹午时做了新娘子，今天一早就变成了小寡妇。

门前集聚了一群人。这东北耶的婆子们也赶来凑热闹了。一个小女儿的不幸，成了小路上一般挤挤人耳目的新闻。

邻居马娘的婆婆王婆，^她说这是命里定的“丧门星”。二喜因此短命，可她听了这话，~~却~~却怒气冲天，她反来说：“少说这种没成没没的话！双喜小婿，我同个儿娶着，干啥什么事儿！”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寡妇门前

警刀与拐杖

人逢乱世

长篇小说

孤城残夜

后 记

第1章 找不出主儿的漂亮姑娘

1 乔二雪，昨天正晌午时做了新媳妇，今天一早就变成了小寡妇。

门前集聚了一群人。连东北军赵营的老总们也赶来看热闹了。一个小女人的不幸，成了小镇上的一桩撩人耳目的新闻。

邻居马船匠的老婆大骆驼，说她是命定克夫的“丧门星”。二雪固然信命，可她听了这话，却怒气冲冲地反击说：“少说这种没咸没淡的话！我命不济，我自个儿擎着，干你什么事！”

她止住哭声，脱去红袄绿裤，把头上的小髻儿系上了白头绳，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用白布蒙上了。

年纪轻轻的小寡妇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怎么挺门过日子呀！何况又是处在这乡土沦亡、兵荒马乱的年月呢！

2 说她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，也不全对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她还有个亲人——姐姐大风就住在这石头镇北街信记当铺的后胡同里。前两年当中，父母双双下世，姐姐带她过了几个月苦日子，就嫁给了驼背张银匠的独生子了。事前经媒人说情，老银匠有所许诺，二雪才得以随同姐姐来到张家寄居。姐夫长得瘦小枯干，心眼却热诚忠厚，作为独生子，他在父母面前又说话算数，因此，寄人篱下的二雪满可以少去许多烦恼的。可是，生性刚强的她，却不愿白白端人家的饭碗，就从外面揽来些浆洗、缝补的零活，没日没夜地苦干，要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挣些小票“官帖”，交给老银匠添些柴米。这样做来，她心里似

乎可以坦然几分，同时也可以使姐姐少为她难心受累。连年的兵灾匪祸，闹得这小镇不得安宁，所有的小门小户，日子都过得十分艰辛，多养活一口人，的确不是容易的事！

兜揽浆洗、缝补的零活，总要到兵营和码头上去。

驻扎在镇上的这个赵营，是张少帅的一支嫡系亲兵，黄制服的袖头上多了一条绿杠，镇民百姓都称他们做“绿杠队”。这赵营的四百人马，除了营长赵醒民有个太太作伴，其余官兵一色是抛家舍业的“扛枪和尚”。他们衣服脏了，袜子破了，每天清晨就拿到营房门口、岗楼旁边的空场上去。一群前来揽活的女人，老早就等在那里。老总们使着一种近于挑逗的眼神逐一地打量着她们；她们当中的多数人，也主动上前，陪着笑脸，说自己的活计如何精细和必定按期完工，等等。这些年轻的小媳妇和大姑娘，就是这样把活计揽到手里去的。唯独乔二雪，却总是傲慢地板着脸孔，靠着营房的大墙站着。而那些老总们却争先恐后地跑过去，把自己的衣袜之类塞进她的柳条筐里，并且规规矩矩，小心谨慎，生怕对这位仙女有所冒犯，不肯收下他们的活计。那些同行的女人们，见二雪天天满载而归，难免心生妒嫉。马船匠的老婆大骆驼，酸溜溜地说：“咱们满脸老褶子，比得了人家！”那些年轻的则说：“就冲那副好脸子，生意也错不了。哪怨咱长相不出奇哩！”其实，二雪的业务兴隆，并非靠她的美貌；她洗过的衣服，清清透透，她补过的袜子，平平展展，活计本身就十分赢人。不过，那些老总们把活计交她去做，更多的原因，是出自对这位仙女的倾慕。他们觉得，一经穿上她洗过的衣服，她补过的袜子，就在微妙间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。嘿，这些“扛枪和尚”们哪！

在兵营门口如此，到江沿码头上去揽活，也是这样。

码头，在小镇的南门外，它的近旁只有几户人家和一家四

海大车店。这所谓的大车店，其实，只在大江封冻的冬季才迎接那些过往的花轱辘车；在整个漫长的暖季里，进店投宿的，几乎全是水上的客人。那些摆船运货的水手们，那些流送木排的木帮们，在天近黄昏时，把他们的船只或筏子停靠在码头上，就亮开粗犷的嗓门，一路唱着本地流传的情歌小调，直奔大车店。刚一歇下脚，就扒下沾着水腥味的脏衣服和穿得露出脚后跟的袜子，准备交给那些前来揽活的女人们去洗去缝。这些在风浪里拼性命的汉子们，既然已经是店里的常客，自然也就熟悉了许多揽活的女人。那些光棍小伙们全记着那个好看的姑娘二雪，单等她的到来，说上几句好听的话，把要洗要缝的东西交付给她。这些水上的光棍，和那些扛枪的和尚们，所怀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们跟二雪说话，就象对待自己的姊妹，绝不敢带半点邪味。这是因为，对“仙女”只能崇敬，而不能得罪。

大江上的过客，营房里的老总，如此“哄抬”二雪的美貌，提醒了本乡本土的镇民们，不能不对这小女子“刮目相看”一番了。这一看，竟然大吃一惊：嗨，一眼没照到，老乔家的二雪怎么出落得这么漂亮！你看她，白得鲜亮，胖得秀气，壮得苗条！五官，更不必说，光看“刘海”下那双大眼睛就够你叹服的了！人们不禁纳罕地想道：是咱们这儿的土质有劲，还是那江水养人呢？再看看这姑娘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走有走相，见人认大识小，说话温和有礼，一个个都赞不绝口地说：“谁能把二雪娶进门去，就算他家烧了高香！”

谁也没有料到，这样一个人人称好的美女，到后来，寻个婆家、找个主儿，却成了好大的难题！

3 这个躺在深山老林里的石头镇，虽然远离省城和铁路，却因紧靠松花江，而成了水路上的交通枢纽，近百里方圆的商埠

之地。小镇上的居民，得意地说：“咱们都长着一双顺风耳。”的确，山外大地方发生的好事和坏事，很快就可以传到这里。当然，这应该感谢那些水手和木帮。

去年，中秋节刚过，日本兵炮轰奉天北大营和进占长春、吉林的消息，就相继传来了。那些经受过日俄战争苦难的长辈人说：“咱东三省人就是没福！等着吧，这场事变怕是非同小可！”不久，听说日本兵从省城吉林出发，沿着吉海路向南、向东推进了，可是，驻扎在本镇的绿杠队赵营，却依旧是按兵不动，依旧是搜刮民财，肥吃肥喝，依旧是在营房里推牌九，到西门里逛窑子。与此同时，镇外的山野里，闹起了大帮胡子，

“单眼虎”、“老来好”各领起几百人马。东洋鬼子在步步逼近，时时传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。兵灾匪祸就在身旁，搅得人们没心过日子了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富户忧虑的是他们的财产，穷家却关心的是人口。小镇上，一时间卷起了嫁女娶亲的风潮。那些“指肚厮亲”的女方父母，见闺女已经长到十三、四，就炒上菜，烫上酒，把亲家请到桌面上，乞求对方答应尽快操办喜事，好把女儿交出去。那些尚未成人的小童养媳妇，被过早地梳上了小髻儿。那些未婚女婿出门在外，一时不能归来的人家，就主动带上陪送，把女儿送到婆家去，叫小叔子怀抱大公鸡，代替缺席的哥哥同嫂子拜了天地。身前有个十几岁小姑娘的人家，做父母的，心急如火燎，四处托媒人，匆匆忙忙地给女儿找下个婆家，又匆匆忙忙把女儿嫁了过去。

小镇上，十七、八的大姑娘，所剩无几了！

二雪一直没有找到主儿，急坏姐姐，也急坏了她的公婆和丈夫。姐姐和她的一家，跟镇上的居民们抱有同一的心理：在这荒乱的年月里，把姑娘嫁出去，有了婆家，有了男人，就可

以安身立命，保全贞节，免遭“皇军”、响马^①和大兵老总的劫难。不然，出了闪错，对得起谁呀！

不曾想，一个模样好看、手脚勤快、人人称赞的好姑娘，却成了没人肯要的“剩家女”！

二雪懂得自己是姐姐的累赘，心里也急得起火了。

“姐，”她说，“我，心不高。这年头，找个主儿就行。你就又当姐姐又当娘吧，给我找个啥样的，久后我也不埋怨你就是了。”

姐姐只吐出一个字：“难……”

“是咱穷？”

“穷怕啥！穷，还能穷得穷呢。”

“是我丑？”

“唉，难就难在你的模样上了。你长得太俊，太招眼，这年头，谁敢要你当媳妇！平常年月，还都说‘丑妻近地家中宝’呢。”

“就算我长得俊，俊还叫人害怕吗？”

“你这丫头，怎就不明白！人家说，这年头，兵不怕匪，匪不怕兵，东洋鬼子比大兵、胡子更凶八套，娶个太俊的媳妇，还想求个囫囵哪！闹不好，全家都跟着遭殃！”

二雪沮丧地垂下头：

“那就叫我出场天花，长一脸麻子吧！”

听妹妹说出这话，姐姐心一酸，哭了。

“姐，我不找人家了，揽活干，挣钱，跟你一起过。东洋鬼儿来了，咱就往后山跑，钻老林子。”

“傻妹子，你一辈子不出阁呀？十八岁的大姑娘了，好年

① 土匪的别称。

头里也该找人家了。眼下，兵荒马乱的，就是‘跑麻烦’^①也得有个男人领着呀。一个女人，有个男人，居家过日子才有根顶门杠子，你就是睡在梦里，心里也踏实呀。”姐姐又打了个唉声，“愁的是，凭你这人样子，瞪眼叫不住个主儿……”

二雪不以为然地笑笑：

“反正，我就是这个命了，碰上算，碰不上拉倒！”

这场谈话过后，姐姐一家仍然继续到处托人给她找媒，可是，人家一听是二雪，就连连摇头摆手。镇里镇外，年纪相当的未婚小伙子，在这一阵风潮中大都娶进了媳妇。中年丧妻的老光棍倒有那么几份，可是，姐姐怎能忍心叫妹妹嫁给半大老头子，为人填房做后呢！

不过，二雪的好运气终于来临了。半年后，竟有一个老实厚道的小光棍登门求婚！

① 东北方言，逃难之意。

第2章 乔二雪撕掉门上的“喜”字

4 这小光棍，姓芦，名叫小乐，今年二十一岁，是个跑关东的山东后生。前年，他来到关外，就进了山东老乡结伙的木帮，跟着那些老把式在松花江上放排。他头一次登上这石头镇码头，走进四海大车店那天，就跟店掌柜的芦双洪攀上了同族乡亲。论辈数、排行，小乐朝老头子该叫“六爷”。小伙子庆幸自己在这块陌生土地上认到一个亲人，从此，但凡路经这里，总要给六爷带些人参须子、猴头蘑、黑瞎子掌之类的山货。六爷待这个远支的孙子也满够情义，几次张罗要给这个离乡在外的小乐找个媳妇，可是，提了两份，小伙子全是用“候候再说”给回绝了。

原来，小乐心里早有了意中人，这就是常来大车店揽活计的二雪。他头一眼见到这个美貌的姑娘，竟然吓了一跳；再看她说话、举动，就打心眼里爱上了。可是，一想到自己这副长相，远远配不上人家，心里这爱火也就渐渐冷落了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日本兵常在靠近吉林的上马蹬哨口那儿架起机关枪，向江面上扫射，打死过几个同行伙伴，这个山东哥们结伙的木帮，不等大江封冻就散伙歇业了。小乐跟几个同伴在山里做了几个月的木头^①。不久，大把头偷偷逃回了省城老家，拖欠他们的工钱分文没付，叫他们白白干了一冬。小乐一气之

① 做木头：东北方言，即伐木之意。

下，钻出了老林子，投奔他六爷来了。别的地方全去不得，因为，日本兵近几天内，进占了通向山外的两座县城，正在抓人捕人呢。

这二年，小乐在大江大浪里闯荡，攒下一笔钱，有官帖，也有奉票^①，全缝在了棉裤腰里。他有心带上这笔攒项，返回山东故土，跟父母团聚，可又担心路上被洋胡子、土胡子把钱劫去，于是就暂且在六爷的大车店里住下了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六爷跟帐房先生谈唠，唉声叹气地讲到了二雪的难处。

小乐爱火复燃，心里折腾了两天，才鼓起勇气，把他的这桩心事跟六爷说了。

“你不怕她太俊吗？”

“俺不怕！只怕人家相不中俺这丑八怪哩。”

“那姑娘，俺知根知底。”六爷说，“那就试试看吧。”

当天，芦掌柜的就带上小乐走进了二雪的姐姐家。

站在外屋正洗军服的二雪，用湿手挑起“刘海”，跟芦掌柜的打声招呼，又嚓嚓地搓起衣服来，屋里说些什么，她全然没有听见。等客人走了，姐姐过来问她：

“妹子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什么‘怎样’？”

“芦掌柜的带来的那个山东小伙呗。”

“我眼珠没往他身上送啊！你看怎样吧？”

“别的都中，就是大头大脑的，长的太憨了！”

“傻不傻吧？”

“傻可不傻！”

^① 官帖、奉票，分别是吉林、奉天两省发行的钞票。

“茶不茶吧？”

“茶也不茶。”

“诚心不诚心吧？”

“不诚心，人家能盯上门来？”

“行！我跟他去！”

二雪，就在这顷刻之间为自己许定了终身。她自己也品味不出，说这话时，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。——苦辣酸甜都有了把？

5 这些日子，小镇上的风声越来越紧了。占领省城的日本兵，事变后这半年里，已经在铁路沿线占据了许多地方，现在要腾出手来向山区重镇进逼了。本县县城被他们占领以后，这石头镇的居民立刻受到了直接威胁。一连几天，人们站在江沿码头上，可以听见东洋鬼子示威的炮声越来越临近了。据说，绿杠队赵营，发生了内乱：有人主张打，有人主张降，有人主张散，多亏赵醒民压住了阵脚，不然非乱营不可。近两天，土匪“单眼虎”、“老来好”两个绺子，也放风说要合股攻打县城：为筹集粮草，首先下手洗平石头镇。来自各方的恐怖消息，吓得商号店铺全关上了闸板。几家大粮户，怕日本兵瞄准打炮，一狠心，把立起多年的灯笼杆一斧子砍倒了。……

在这场狂风暴雨到来之前，二雪和小乐结拜成婚了。

那边，六爷正替小乐操办：从大车店东院马船匠手里，买下了一间房山开门的小耳房；把去年事变初期逃难返籍的老乡托他变卖的那口大躺柜，找人帮忙抬了过来；又从大车店的伙房里取过来一口泊子缸、一口三号小铁锅和两口人足用的碗筷碟盆；被褥，是麻花布的，只做了一床，叠放在那领半新不旧的炕席上……这就是他们的新房，战乱年月穷苦人的新房！事变以来，小镇上娶亲嫁女的操办，越来越去繁从简了；起初是又

吹喇叭又坐轿；其后是光吹喇叭不坐轿；近个时期，是喇叭不吹、轿也不坐了。到二雪过门这天正是清明节，大街上居然行人很少；行人中又多是绿杠队的老总和一身黑的巡警。吃罢早饭，姐姐帮她换上了小乐送来的绿裤子红袄，用根红头绳扎起个小疙瘩髻儿，登上粉缎子面的花鞋，这倒也象个新娘子的样子哩。卖切糕的姐夫，把独轮车推到窗前，姐姐流着泪，把两个布包放了上去：大的，是二雪平素穿的那身打有几块补丁的棉衣；小的，是姐姐送给她的礼物——一些可以用来打“格布”、做鞋面的新旧布角布块。姐姐的公婆——老银匠夫妻俩，连声说着抱歉的话，把姑娘送出门来。二雪毕恭毕敬地给他们弯腰鞠了一躬，以谢二老的养育之恩。姐夫让她坐上小车，她怕人见笑，就说：“不，我自个儿走去。我这个大身板儿比五个切糕坨子还沉哩，你小胳膊小腿的，推得动？”姐夫说：“总比抱在怀里轻巧。”这不是开玩笑。太平年间办喜事，新娘子要由姐夫用大被包严，一口气儿抱到轿上去的。这是正规的手续，东三省乡镇里的古老风习。现在，东洋鬼子一起兵，不仅这种常规古俗被打破了，还要把姑娘主动送上门去；送亲的新办法也五花八门，这里，连切糕车子都用上了。可是，事出意外，那边，芦掌柜的多操了一份心，把昨夜住在店里的单套骡子车借到手，领着戴顶毡帽头、穿身青布新裤袄的小乐，把新娘子和她姐姐接去了。可以断言：不是这样一个漂亮姑娘，在这荒乱的年景里，是得不到这种破格的待遇的。有了这挂小骡车接亲，做姐姐的心里平添了三分喜气，眼泪也就止住了。

♪

坐在这“喜车”中间的二雪，却不象许多“出嫁女”那么哭哭啼啼的。她不想哭，也就不故意用劲眨眼挤泪。她心里真是快活得很，因为，从今天起，她就有了自己的家！小骡车出